

长篇小说

一叶知秋



季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TD

长篇小说

一叶知秋

季玉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叶知秋 / 季玉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85-7

I. ①一… II. ①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9920 号

书 名	一叶知秋
著 者	季 玉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375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185-7
定 价	42.00 元

(江苏文艺出版社承印, 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女性的多愁善感与文学的精神信仰

——《一叶知秋》创作谈

写了多部作品，满意的并不多，总有眼高手低之憾。

这部作品不一样，至少我倾注的心血不一样。

先从给这部作品起名字说起。

在决定写这部作品之后，我就开始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给这部作品起名字，直至最终敲定《一叶知秋》。之所以喜欢并定下这个名字，主要是我想通过这个名字，让更多的人与我一样通过这部作品能感受到一种简单、朴素、本质。而这种简单、朴素、本质是我们生活中、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犹如流淌在我们体内的血液。我们可以无视它，但我们离不开它，否则我们就感受不到活着原本是一件多么伟大崇高的事，更不懂得珍惜、感恩，乃至时常沉湎于一种无法自拔的厌世沮丧中。从决定写这部作品，到写作过程，再到完稿，由始至终，我都满怀着女性的多愁善感和温婉的浪漫情怀。我觉得就这部作品本身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部小说作品，而是一个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信仰。她以女性多愁善感的心绪，以女性细腻柔软的笔触，记录了一段就发生在我们所生活的那座城市里最为真实、最为平常的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

再从故事的女主角说起。

《一叶知秋》中有三名女主角，分别是李若曦、陶丽萍、施小英。

毫无疑问，李若曦承载着我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最为钟情的浪漫和梦想。美貌、才情、品味、韵致，也许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渴望

遇到的那个不求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的那个人。然而，自古红颜薄命，李若曦也不能幸免。所不同的是，她不是肉体薄命，而是精神上的薄命，情感上的薄命。丈夫夏海峰是时任县政协主席舅舅看中的人，并一路官至副区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男人，却成了生活堕落的腐败分子，并最终为了保全他人而自杀……何以至此？就是因为他娶了李若曦这样梦一般完美的女人，心理上始终处于自卑、压抑、弱势。物极必反，他需要发泄，渴望解脱，乃至想要报复。我不是心理学家，我不能认定夏海峰最终走上不归路是缘于李若曦的美好，也许源于他自身个性上的弱点或置身其中的环境因素。但他的活着乃至死去，却让美好的李若曦变得残缺，变得不美好了，这是事实。

陶丽萍是第二女主角。从政府办秘书到文化局局长，再到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最后弃政从商。她是在生活中时常遇到的被定义为“女强人”的人，其对仕途和事业有着超越常人的欲望和追求。为此，她失去了自我，牺牲了家庭。而对于爱情或所谓的真情，她也一样执著、迷恋，近乎不顾一切。这样一个争强好胜而又敢爱敢恨的职场女人，在现实生活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当然也是极具毁灭性的人物。

施小英，是本部作品男主角丁卫国的妻子。她是一位思想简单、愿望简单的平常女人，也是一位尽心尽职的家庭主妇。她对自己丈夫的爱，对家庭的爱，就是传统意义上中国对好女人的定义。为了丁卫国，为了家庭，她放弃了自己最初的优越感，并努力做一个让丁卫国满意的好妻子，好媳妇，好家人……委曲求全方能功德圆满，她成功了。她不仅成为丁卫国心中不忍伤害的好女人，她还成为丁卫国这辈子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运女人。这同样是我作为女性写作者又一朴素憧憬。

至此，再谈谈本部作品中的男主角——丁卫国。

相比丁卫国这个人物，三位女主角的出场都是为了给他作铺垫。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位高权重，年轻帅气，善解人意，疏于世故的优质男人。我不想掩饰我内心真实的写作感受，无论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里，他都应该是我们为之痴狂的倾慕对象，更是一种逾越现实的精神寄予和情感寄予。因此，当三位女主角分别爱上他，或因为他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和尊重的。所不同的是，因为她们的出现，却让丁卫国这个男人的生活，以及情感世界变得丰富了一些，鲜活了一些，也更矛盾了一些。爱与不爱，始终是一场流血的战争，没有胜利者，只有受伤者。

然而，我写《一叶知秋》的本意，却无关于女性的多愁善感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情感纠葛，而是一种精神信仰，一种文学的精神信仰。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写作，让更多的人回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城市，以及那些为了城市的发展，为了生活的美好，作出不懈努力追求以及奉献牺牲的人。

丁卫国就是这样一个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追求和理想，丁卫国的追求和理想是，寻求更大舞台，施展自己的才能。这个才能不仅仅是领导者才能，改革者才能，还包含着他想改变一座城市，以及生活在这座城市里人们的生活的才能。但现实和理想是两回事，由此他遭遇种种也是一种必然。

他出身寒门，由普通技术人员一步步成长为一名县委书记，除了自身努力，更需要一定的机缘。丁卫国熟悉并了解这些，因此一路走来，他还算顺利。生活中没有完人，职场上更是如此。从这个层面上说，丁卫国也是一个不完美的男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有所取舍，有所放弃，甚至有所妥协……然而，这正是丁卫国的真实所在，魅力所在。和人间世事万物一样，无论风雨沧桑，无论日换星移，这座名叫盐运的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们都在不断向前，

向前,再向前……

若干年后,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在盐运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的事,以及为了这座城市的发展、进步、繁荣作出辛勤努力和付出的人。但只要我们无愧于心,无愧于我们曾经来过,并为之奋斗过。

——这就是我写作《一叶知秋》想要传递的一种文学信仰和精神力量。

(原文发表在《江苏作家》2014年第3期)

目 录

一、调任	001
二、履新	020
三、端倪	042
四、浮躁	066
五、骚动	087
六、困顿	109
七、纷扰	136
八、多事	163
九、天时	190
十、入戏	229
十一、争商	259
十二、谋划	293
十三、风起	333
十四、流年	366

一、调 任

九月一到，就有了秋意。这个时候的太阳必须得越过一道坎，无论中午多么麻辣，到傍晚的时候，也得流露出大家闺秀般的贤淑，那一缕缕微凉恰到好处地撩拨着人们被压抑了一整个夏天的情绪。

福缘市发改委五楼会议室，容纳近百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主任、党委书记丁卫国正在作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程建设”的主题报告。会议开了近一个半小时，听者不仅没流露出倦意，相反，好像被做报告的人施了魔法，心无旁骛得犹如心甘情愿。

好曲要人懂，这是强求不得的，丁卫国很满意台下听众的状态。今天这个会议主题，他已经酝酿了很久并成竹在胸。近年来，他深切感受到温州、昆山、苏州等地的迅猛发展，而自己所在城市还一直处于试水阶段。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思想、引进新的理念和创新意识，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已经成为当前发改委迫在眉睫的一项重中之重工作。在他就任发改委一把手之初，他已经就这方面工作进行了极具创造性和争议性的调整，为此差点引火烧身。幸好有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赵春来鼎力支持，否则，他极有可能成为福缘市发改委任职寿命最短的主任。

“在我们发改委尤其要确立唯才是尊、唯才是举、唯才是用的用人导向。对人才做到用当其时、用当其位、用当其长、用当其愿，做到事业留人……”

这是这场报告的最后一段结束语。丁卫国原想就这个话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再作一番阐述的，但开会之前来自市委组织部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初衷。

回到办公室，丁卫国放下材料，刚在老板椅上坐下，秘书汤跃敲门进来。

“您今天这个报告作得太好了，太振奋人心了，听得大家热血沸腾……”

丁卫国笑了笑，未置可否。真心也好，恭维也罢，他有强劲的免疫力。

汤跃有些意外，看丁卫国的神情似乎有些验证他的猜想，或者说发改委大多数人的猜想。

见汤跃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丁卫国故意视而不见。关于自己将调离发改委的传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不是他坚持，他确实早就应该另有任用了。

“不早了，你可以下班了，有什么事我再找你。”丁卫国从短暂的恍惚中回过神来。工作这么多年，他始终坚守一个原则，不轻易在同事和下属面前失态，这不仅是素质问题，更是意志品德问题。

“今晚有一个应酬，您忘了？是宏达电子有限公司窦总安排的！”

“噢，你不提醒我还真的忘了。”丁卫国看了一下手表，指针指向六点零五分，“这样吧，我给窦总打一个电话，你去通知杨彬主任，让他代我出席，就说我临时接到一个外事活动通知，非参加不可。”

汤跃答应着，心里越发觉得蹊跷。正常情况下，丁卫国从不缺席他答应过的应酬，临时失约更是不太可能。

“去吧，我打电话给窦总。”丁卫国催促道。汤跃反应略显迟钝，这对他来说算是一个失误，丁卫国有点小开心。在汤跃身上，丁卫国不时能读到自己初入社会打拼的影子。偶有小伤感，却是一种精神觊觎。

离开丁卫国办公室，汤跃站在走廊上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才去敲副主任杨彬的办公室。

“小汤，还没下班，有事吗？”杨彬是发改委老资格副主任，再过两三年就到退居二线的年龄了。在官场上，他算是时运不济的一类人，每每还把煮熟的鸭子弄飞了。

本来两年前的主任职位十拿九稳是他的，组织部门来考察时锁定的人选就是他。没想到，到市委常委会上，组织部门力荐的人选

竟然是丁卫国。对此，他还真的没多少情绪。和丁卫国共事十年了，某种程度上，丁卫国还是他一路关照提拔起来的。无论是能力、水平、待人接物，丁卫国显得比一般人，尤其是同龄人要成熟老到得多。以杨彬多年的从政经验看，丁的确是一块当官的好料子。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丁卫国过于滴水不漏，让一般人是摸不着深浅的，加之他不善于经营人脉关系，因此围在他身边的贴心人并不多。好在丁卫国就任一把手主任之后，对他尊敬有余，有什么大的决策都事先征求他意见，只要是他们同时出现的场合，丁卫国从不拿自己当主任看，总是把杨彬往高处捧，如果他杨彬还有什么拿捏，似乎就不近情理了。

“丁主任要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他请您替他参加今晚窦总的宴请。”此刻，汤跃的思维依然有些混乱，他总感觉丁卫国有些不对劲。这样的安排，应该是丁卫国主动打电话给杨彬，而不是由他来转达。

听汤跃这样说，杨彬也觉意外。旋即，他神情舒展微笑着对汤跃说：“这样的活动可少不了喝酒，你今晚可要保护好我，我已经比不上你们年轻人了。”

“这点您就放心，再怎么闹，窦总他们也不敢跟您闹酒的。”

杨彬“哈哈”笑出了声：“廉颇老矣！”

“您怎么算老呢，主要是大家都非常敬重您。”

“看来，你不仅文章写得好，说话的功夫也不浅呀！”杨彬打趣道，“我十分钟后下楼，你和小刘在车子里等我。”

“好的。”汤跃脸红红地退出了杨彬办公室。若有所思中，他终于有所领悟。

秋风吹在脸上，就像儿子幼时的小手抚摸在脸上，轻柔、温润，荡漾着浓浓的父子情深。一晃又是十年，十年前的十年，他是在市棉纺厂度过的。从一般职工，到经营部主任，到厂长助理，到副厂长……之后的十年，他调到市发改委，从主任助理，到副主任、主任……如今，他可能面临新的抉择和挑战，而时间会以多长为节点呢？他难以预测。

儿子丁逸今年刚好二十岁，在省城某重点大学读大二。自己在事业上奋斗的二十年，也是儿子逐渐长大的二十年。他事业有成，儿子学业也有成。看情形，以后肯定比他这个老爸有出息得多。想到这点，丁卫国心情更轻松了，他甚至有意地嗅了嗅鼻子，想感受一下在这个季节弥漫在空气里的桂花气息。

到宾馆门口下车后，丁卫国就让司机回去了，接下来的一段路，是他最喜欢的。在他还是市棉纺厂经营部主任时，时任分管经济的副市长赵春来到棉纺厂视察，他慧眼识英才一下子就看中了谈吐得体、有谋有略的丁卫国。之后丁卫国一路走来，都和赵春来有关。几年前，赵春来从副市长升任组织部长、副书记，丁卫国的命运、前途和他更密不可分了。今天下午，赵春来亲自打了个电话给他，让他晚上到他家陪他喝两杯，丁卫国知道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赵春来住在福缘宾馆东北边常委大院内。门卫认识他，每次什么话都不用说，就直接放行了。

所谓常委大院，实际上就是几栋单门独院两百多平米一座的两层小楼群，住的也不全是市委常委，在福缘有家庭的部分四套班子领导也住在这里。赵春来一儿一女，全部在省城成家立业了，目前就是他和夫人江玉芬两个人住在这样的一栋小楼里。和别的市领导不同，赵春来家至今没有雇保姆，所有家务都是江玉芬亲自打理。这点令丁卫国特别有感触。因此，每当施小英跟他念叨，想请一个钟点工时，他总是以家里多一个外人自己感到不习惯为由拒绝了。其实，他这种拒绝有故意挑战的成分。今年已经六十八岁的母亲在乡下还坚持种着三四亩地，尽管他多次要求母亲进城和自己一起住，可老人家就是不同意，说在城里住不惯，闷得慌，吃什么都没有乡下大铁锅里烧出来的香。其实他也是说说而已，因为他了解自己母亲的性格，也了解自己在城市里长大的老婆的性格。

门铃一响，赵春来亲自开了门。

“你小子把握机会的能力就是强，你江老师刚把菜端上桌子，你就到了。”在赵春来眼里，丁卫国似乎还是当年意气风发的年轻小伙子。

“又给您和江老师添麻烦了。”丁卫国由衷地说。

“麻烦啥，也没特别准备，我们吃啥你吃啥，你不嫌我做的都是老年食品就行了。”江玉芬虽然近六十的人了，天生一副慈眉善目模样，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

“如果您和赵书记不嫌我多余，那我以后就常来蹭饭。”丁卫国想从江玉芬手中接过碗筷，被江玉芬挡开了。

“先去洗洗手！”

“哈哈，你什么都好，就是这点不长记性。”看着丁卫国满脸窘相，赵春来大笑起来。

赵春来开了一瓶八六年的五粮液：“这酒是你今年过春节送我的，今天是第一次喝，以后就我俩喝。”

丁卫国“呵呵”笑着，从赵春来手中接过酒瓶，为他和江玉芬斟了一小杯，给自己斟了一个满杯：“老领导，江老师，我先干为敬！”

“小丁，先吃点菜，这样喝对胃不好。”江玉芬心疼地为丁卫国盛了半碗鸡汤。

丁卫国接过来喝了，随后为自己又斟满了一杯。

“这次不许你再干了，喝一半留一半。”赵春来从丁卫国手中接过酒瓶，放在自己面前，“人呀，就是缘分。在机关这么多年，你一直是我欣赏的人。缘分呀！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和江老师对你的期望，好好做人，好好工作，来，我和江老师一起敬你一杯。”

丁卫国站起来，一口干了。

“让你喝半杯的，你怎么又全喝了。”江玉芬一个劲地往丁卫国碗中夹菜。

丁卫国来者不拒地低头大口吃着。此刻，他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尚在父母怀里享受呵护的孩子。每次都是如此，他和赵春来夫妇这些年来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无须表达什么，只要用心体会着这种爱戴和被爱戴就好。

“上个月，我跟你所说的事，考虑得怎样了？”赵春来独自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丁卫国又“呵呵”笑了两声，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为赵春来斟满

了酒：“我再敬您一杯，这酒口感真的不赖，可惜我同学就送给我两瓶。”

“你小子！”赵春来笑着端起酒杯，和丁卫国干了一个满杯，“看样子你今个想把我喝醉。”

“怎么可能？要想把您喝醉，我两个丁卫国也不够。”丁卫国有醉意，语速明显不流畅，最主要是一种感触的情绪掺杂其中，使他不由自主地想借酒表达出来。

“这点你有自知之明。”赵春来一如往日随和，“来，我们再喝一杯，酒就喝到这儿，多留些下次品尝。”

两个人又干了一个满杯，江玉芬已经收走了桌上的酒瓶，两碗玉米稀饭随之端到他们面前。

两个男人端着碗，对视了一眼，会意地笑着低下头喝起了稀饭。

吃完饭后，赵春来告诉他，他已经被福缘市委作为盐运县委书记人选推荐到省委。盐运县是他的出生地。他年迈的母亲以及诸多亲戚朋友都在盐运县一个名叫石溪镇的地方生活着。这个镇是盐运县最偏远、最落后的地方。尽管这几年每到逢年过节，他都会尽自己最大努力给他们送去一些钱或物，但也仅仅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如果自己调任盐运县，那整个盐运就是自己的家了，整个盐运县老百姓就是自己的亲人了，他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吗？他情感的天平能保持不偏不倚吗？按组织部门用人常规，地方一把手不能由本地人担任，但考虑到盐运这几年特殊背景，市委觉得丁卫国这个身份反而更适合。最起码可以凝聚涣散的人心，这也是当前盐运最需要的。当然，在中国官场，不到红头文件下发，任何变数都有可能。这样想时，丁卫国感觉自己在作茧自缚，遂努力平复着风起云涌的思绪。

到家时，刚好十点，这算是比较早的了。

施小英正在看电视，丁卫国瞄了一眼，就知道她又沉迷于一部韩剧了。

“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

“不会影响你看韩剧吧。”丁卫国醉意朦胧，答非所问。

施小英没搭理他。这几年，随着丁卫国身份的转换，她和他之间的角色也在转换着。以前，他在她面前言听计从，现在，她在他面前心慌气短。尽管如此，施小英还是很满足很享受这种角色的转换。她了解丁卫国不像官场上一般男人那么花花肠子，丁卫国是有理想抱负的，有理想抱负的男人很少会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

洗漱后，丁卫国到卧室拿枕头：“我到儿子房间睡了。”

施小英伸手按住枕头：“陪我看一会儿，你就知道韩剧为什么会吸引我们女人了。”

“我不看也知道为什么会吸引你们这帮女人。”

“为什么？”

“吃饱了没事干。”

“你这个没有情调的臭男人！”施小英拿起枕头扔向丁卫国，“要不是看你当初追我那么辛苦，我凭什么嫁给你？比你优秀的男人排成一个连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知道，当然知道，这些年我不是一直生活在感恩戴德之中？”丁卫国情绪很好，放下手中的枕头，“你是继续看韩剧，还是给我提供为你服务的机会？”

施小英深深地瞟了一眼丁卫国：“你工作岗位是不是又要变动了？”

丁卫国心中一惊，为施小英的聪明：“不愿意就算，我走了。”

施小英拿起遥控器，“啪”的一声关了电视：“跟我说实话！”

丁卫国随手打开了电视：“我不习惯你这么严肃，像纪委书记找我谈话似的。”

“这辈子我就是你的纪委书记，你要是做任何一丁点对不起我的事，我都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施小英伸手用力拉了一把站在床边的丁卫国，丁卫国就势结结实实地扑倒在她的身上。

四目相对，火光四射，丁卫国蓬勃起一股久违的亢奋和激情。施小英感应到这点，她的精神世界原来就是由这个男人创建的，她毫不掩饰自己的幡然醒悟，她是多么爱怀里这个男人呀，她的呼吸

是他的名字，她的体内流淌着他的疯狂，他带着她朝向灵魂的制高点奔去，世界苍茫一片，广阔无垠的原野，漫无边际的自由……

和施小英亲热过后，丁卫国一时无法入睡。一旁的施小英早就发出了细微鼾声，进入了熟睡状态。就着窗外投射进来的小区路灯幽暗的亮光，丁卫国静静地凝视着身边这个女人。二十年前，施小英是福缘市棉纺织厂一千多名女职工中公认的厂花，而他只是一名靠高考跳出农门的普普通通技术人员。然而，就是这样的两个人在众多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成了恋人，成了夫妻。对此，丁卫国总结出的人生感悟是：事在人为。这也是他一路走来始终坚守的人生信念。这条信念在现实中被反复证明着，并引领着他一路向前。

施小英翻了一个身，嘴里发出模糊不清的梦呓。这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心地单纯的女人，似乎从来没有遇到过让她思考或烦恼的问题或事情。当丁卫国和她一起生活了半个月后，他们之间就回归到原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无论是开心的或不开心的，丁卫国都无法与她深入交流。她喜欢穿着打扮，她喜欢说某某家又添置了什么，某某今天和她说了丁卫国真幸运，竟然娶了她做老婆……丁卫国开始时候是微笑着听的，后来是闭着眼睛听的，再后来，在她还没有开口之前，他就倒头睡着了。

今晚，他是真的没法睡了。这些年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只要心里有事，就会失眠。看了看手表，快到凌晨两点了，丁卫国索性坐了起来。

盐运县原本是一个三级市，准确地说，在三年前，盐运县就是福缘市，那时的福缘市还是三级市。之所以由福缘市变为盐运县，只是源于福缘名声在外，被时任地级市委书记看中，在通过一番官方运作之后，将地级市的名称改为福缘市，而原三级市福缘则被迫易名，改为如今的盐运县。之所以把原福缘市改为盐运县，也是地方文史专家们在经过充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来并得到官方认可的。

目前从盐运县走出去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就有数人，局处级干部更是不计其数。和现福缘市隶属的其它几个县区相比，无论是在政治环境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盐运县都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

件。因此不管哪任书记，如果不犯错误，没有一个不是被提拔重用的。然而最近几年，盐运县却遭遇了滑铁卢，发展停滞摇摆，书记频繁更换。目前在位书记任职刚过半年，又好运降临被省直机关选中即将调任。坊间传说，这都是改名字破了风水导致的。

早上七点半，司机老胡准时到富春花园接樊家驹。

盐运县离福缘只有四十几分钟路程，由一条运河大道相连。这条大道是福缘市最牛气的景观大道，双向十六车道，中间是四米宽的隔离带，上面栽满了花草树木。春夏两季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花草竞相开放，打开车窗，一阵阵沁入心脾的香气扑面而来，让人心旷神怡、心旌摇荡。路两旁是耗资庞大的豪华路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华灯初上，车水马龙，一派天下繁华热闹景象。难怪福缘、盐运两地的老百姓把这段路称为形象路。经过这段路的外地人，无不为之叹服。只有在南方发达城市才能见到的景观大道，福缘、盐运这样经济落后的三线城市也能看到，足见这儿的主政官员们发展愿望是多么地迫切。

昨晚，在参加一个应酬时，福缘市委副秘书长徐胜文透露，盐运县委书记有可能再次变动，让他赶紧活动活动，不能待在县长位置上不挪窝。樊家驹说，我的根底你还不知道，我能到哪儿活动去。徐胜文诡秘地一笑，你就不要在我跟前装正经了，赶紧的吧，否则就被人捷足先登了。应酬结束后，樊家驹就给在省委组织部任副部长的大学同学何逸飞打了一个电话，说他今天上午想去拜访他。何逸飞在电话中调侃他，是不是想见舒馨了，干吗拐弯抹角。樊家驹说，你肯定猜到我为什么找你，你也该出手帮帮老同学了。电话那端的何逸飞沉默了一下说，你就不用来找我了，这次调整你已经没机会了。尽管樊家驹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还是感到莫名的气愤，一句脏话冒了出来。何逸飞安慰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干好，相信一定会得到组织上认可的。樊家驹一语双关回答说，何须组织认可，有你这个老同学认可我就心满意足了。何逸飞不着边际地又安慰了他几句就挂了电话。樊家